



年轮丛书



三十而立

编选 黄艾禾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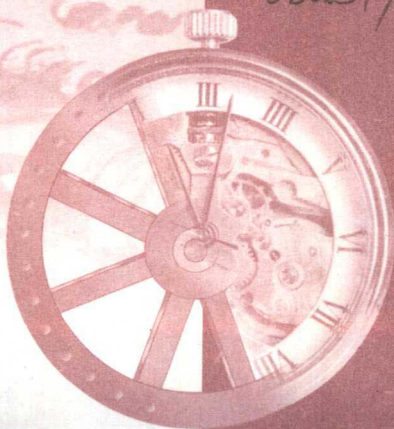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而立

编选

黄艾禾

SBU54/02

I267
1658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年轮丛书·三十而立

编选 黄艾禾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5 字数:126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册

*

ISBN 7-5440-1566-1

I·6 定价:10.00元

编者序

人的躯体中一定在某处藏着一只钟。人们常说：“人过三十天过午”，那是一种比喻，因为30岁的时候，这只钟会重重地敲出它的第一声。所以一般地来说，人到了30岁的时候，不自觉地，就像是约好了似的，开始往回看了。

开始回忆，这大概是人开始老的一种特征。所以30岁的人很怕30岁。这是我看了许多30岁的人的文章后的感受，甚至比40岁的人还怕40岁。但是，日子是不可阻挡地到来的，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规律。30岁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：30岁以后的人，比如40岁的，认为他们年轻，“我要能再年轻10岁”，他们是被40岁以上的人羡慕的人；但对于30岁以前的人，比如20岁的人，这个年纪就已经老了，它简直是失败、到头，无所作为……的代名词。所以，在这本集子里，你会看到这个年纪人的特别心情波动摇曳，和特别的不甘心。

除了今天30岁的人所写下的感受，我们还可

以在这本书中看到以前的人当他们30岁时的感受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最突出的感受是那时的人真是早熟。今天的人在30岁时，可能还没有在自己单位站住脚跟，而那时的人三十多岁已经可以有五个孩子，已经饱经世事沧桑，已经看透人间炎凉，心中波澜不惊的感觉。他们的文章好像已经不太符合今天我们所认定的“青年”范畴，但确实是三十多岁时写的。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感慨，也可以从中品出社会的变迁。

从前的人也好，今天的人也好，每一个人的30岁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个大日子。他也可能是从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声中听到自己身体里的时钟敲出那“当”的一声的，也可能仅仅是某时某刻的触景生情。有的人可能是在这时读书才觉得读出了滋味，也有的人傻哭傻笑一场，接着该干嘛就干嘛去了。

那么你的30岁是什么样子？也许与他们都有所不同？

编者

1998年7月

目 录

一、这一代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生于 196× 年 (摘录) | 老 猫 [3] |
| 而立, 一个神话或笑话 | 李 方 [35] |
| 三十而惊 | 潘向黎 [48] |
| 三十岁的风景 | 应 红 [55] |
| 祝我生日快乐 | 张 越 [59] |

二、三十之思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三十之思 | 彭 程 [65] |
| 年华随风而逝 | 王开林 [72] |
| 永久的生命 | 严文井 [83] |
| 三十岁的读书滋味 | 祝 勇 [86] |

光阴

陆 蠡 [92]

车厢社会

丰子恺 [99]

新年之回顾

毕倚虹 [108]

一岁和三十岁

刘鸿伏 [112]

儿女

朱自清 [116]

三、青春岁月

青春

苏雪林 [129]

生

巴 金 [142]

我将以时间为马

王任叔 [151]

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

沈从文 [157]

老伴

沈从文 [168]

新年试笔

阿 英 [179]

有不为斋解

林语堂 [183]

静静的日午

何其芳 [188]

好运设计

史铁生 [194]

默默且当歌

陈建功 [228]

蓦然回首

洪 烛 [237]

梦断潇湘

苏 叶 [261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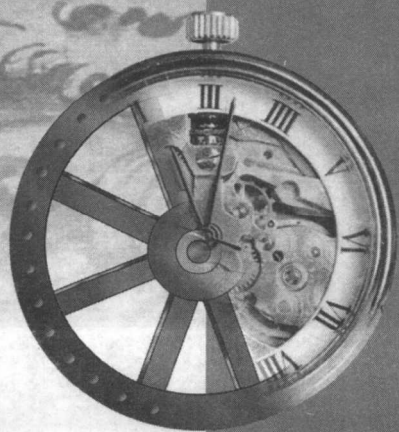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在哪里

冯秋子 [267]

回家，需要一盏灯光

红 孩 [290]

这一代人



生于 196 × 年（摘录）

老 稿

自序/内省的必要

大约两年前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全变了。一些以前坚守的原则，再也不想维持了。

最明显的一点，是我想结婚。我以前是不打算结婚的，不结婚是因为我不想处于那种一旦选择就难以挽回的尴尬境地，为此我还错过了许多确实不错的女孩。可两年多前，我决定寻找婚姻了，我渴望我的生活出现稳定的局面。

另一个感觉变化不太明显，但也强有力地存在着。以前，我曾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坚持认为自己

有能力办到许多事。可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对很多事情都是束手无策。

没有办法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！为此我非常苦恼。

另外，身心的疲惫开始出现，对周围环境的抱怨也多了起来。很多小时候向往的东西现在就摆在面前，像一伸手就能拿到。可真的一伸手，却发现仍离得很远。

我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}

{和周围同龄的朋友谈起来，大家都有同感。生活中，大家确实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，性情变得越来越毛躁。后来我发觉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：时光正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推向30岁。这是一个提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的年龄，它意味着青春开始流逝，自己承担责任，很多环境和生活中的障碍无法改变，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就开始衰老。30岁，是一个魔鬼般的年龄，一场消耗战在我们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开始了。}

这些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比如，我们曾经百听不厌的摇滚乐磁带已经放在音响边很久

了，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熬夜打牌的兴致也突然消失，偶尔打上一次，需要用好几天来恢复体力。过去热衷于组织朋友聚会，要么半夜三更在街上开始喝酒，要么成群结队去外面爬山，而现在大家根本就凑不齐，也懒得去张罗这些事情。以前我们是多么敢想敢干啊，说骑车去趟内蒙古，就去了，说到西藏看看风光，也就走了；而现在呢？如果弄不到飞机票的话，几乎就不愿意出门。

我们正不可遏止地滑向我们曾拼命抵制的世俗生活的圈套。男人们在一起谈生意，谈人事关系，并一起羡慕有钱有势的别人；女人们在一起谈化妆品，谈孩子，谈男人的魅力，净是些俗不可耐但又不得不关心的事儿。

我们的活力正逐渐消失，我们的热情正逐渐冷却，这让人感到害怕。

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变化，但谁也没有闲工夫去认真思考。因为人在这个年龄段实在是太忙了，忙到连睡眠都不能保障的地步，思考自然也就无法保障。而且，大家的潜意识中还残存着过去的概念，那就是等忙过这一阵了再说。可“这一阵”

是多久呢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。比如说我吧，现在正坐在家安安静静地写作，可外面几乎有一大箩筐的事情等着我去办，内心里其实充满了焦躁的情绪。以前，“忙过这一阵”意味着三五天后，下周，顶多是下个月；可现在，弄不好就是一年半载，甚至十年八年。一些曾经过从甚密的朋友出国、结婚、调动工作、生儿育女了，我居然都不知道！

什么时候能坐下来想会儿自己的事情呢？这个念头在脑海里整整两年，挥之不去。这两年内，我从三十以内变成三十以外，从未婚男青年变成已婚男人，调动了三次工作，忙了一阵又一阵，可就是没能有机会思考。我们的未来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？我非常担心，等我们不忙的时候，已经来日无多，谈不上还有未来了，到了那时，岂不是浑浑噩噩，没有头脑地过了一生？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，我和一家青年杂志社的朋友们跑到郊外的山上去开会，内容是讨论选题。由于急着下午赶回城去办事，我就头一个发言了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准备，只想敷衍了事。但在阵

陈松涛声中，我突然有了感觉。我说，我们完全可以探讨，出生在60年代的人，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。他们的未来又怎样？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？他们在和上下两代人的竞争中有什么优势，又有什么劣势？他们有没有一个光明的出路？

我记得发言时我用的代词是“他们”，假装是一个旁观者，但实际上，每个问题都是在问我自己。那家杂志社的同仁们大多不是出生在60年代的，所以他们争论一番后就没了下文，但我知道，这些问题我自己必须回答，否则我心里不会踏实的。

又是一个春日——这回已经傍晚了，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坐在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里说事儿。这两个朋友中，女的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很漂亮也能干，挣了一把钱，打算办本精美杂志。男的岁数大些，属于“上一辈”人，热血永远澎湃的那种，刚从东南亚回来，染了一场疟疾，死里逃生。在上大学时，我们三个是“经常聚聚”的，但掐指一算，这次小聚，距离上一次也有两三年了，大家不免感慨。说完正事，不免要谈些这几年干了些什么，最

近打算还干些什么，我说我打算写本书了，就写60年代出生的人，写他们什么事儿，写他们什么问题，等等吧。说得大家都兴致盎然。这时候，邻座一个等人的小伙子探过头来搭话，就说听你们聊了半天了，特别来劲，我也是60年代出生的，我是某某中学的，某某大学的，攀来攀去还真有不少互相都认识的朋友。这一下就熟了。他说，你赶紧把这本书写出来，我一定买一本好好看，我对这话题非常感兴趣，我也想琢磨琢磨我的出路。小伙子在一家外企公司做事，但什么主都做不了，可说起话来却是满口“合作”、“策划”之类。我就知道想思考的人有的是，所以写书进行内省的欲望就更强烈了。

当我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，生于196x年的人干活干得特别卖力气。有人在拍电影，谈60年代人的爱情；有人在上演话剧，谈人过三十后怎么生活；也有人和我一样在写书，题材相近。我想，这种不约而同一定有道理的。它出现在1997年，1997年人们（我们这茬人）的心境都有某种变化，我们就像在漫漫的长途旅行中直到一个车站，坐在

椅子上喘口气，很自然地要看看后面，再看看前面了。

这种看就是内省。这么多人都在内省，说明内省是很有必要的。}

不过内省的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看到别人能力比你强，生活得比你不好，你承不承认？要是在以前是绝对不可以承认的，因为以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本钱——时间。就靠这个，足以支撑我们的自信，足以让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否认现实。可现在这个优势在失去，至少不那么明显了。所以一旦内省，就得面对我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现实，我的判断是，现实基本上是残酷的，但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

内省的内容都在书里，也就不再多说了。我想说的是对这个内容的评价——自我评价，对内省的内省。小时候我犯过不少小错误因而也写过不少检查。心里不服的，往往检查得敷衍了事，心里服的，就写得深刻一些。这次写这本书，多少有些写检查的味道；有时候把自己都感动了，觉得自己又无辜又委屈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就很难保持客观了，很难完全保证逻辑上的畅通和事理上的明了。这是

没有办法的事，每一个人在剖析自己的时候都不会保持冷静的——只要这种剖析是认真的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问题，靠我自己现在的水平与能力，靠现在的这个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程度，恐怕也是难以回答的。三十而立，40岁才不惑，50岁才知天命呢。也许，等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，再写一次《生于196×年》，再做一次或两次内省，会对这些问题有更准确、更清晰的看法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是把这些问题都拎出来了，读者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琢磨琢磨，就算是共同切磋共同提高吧。

今年夏天我过得很苦，因为气温高，不下雨，坐在这座城市里和坐在桑拿浴房里没什么区别，这个夏天的温度是这座城市47年所未遇的，在这种高温下写作，肯定会“水”一些。同样，今年夏天又是我有生以来最忙最疲惫的时刻，我先是忙着调动工作，接着又在新单位卖了把死力气，把一张报纸扩成十六个版面并改为日报。这是件很吃力的事，我几乎每天早晨九点就要投入工作，午夜时分才能回家，再面对稿纸，进行内省。这些客观条件